

古代诗词中“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中常表期待归隐田园和山林之意，而诗词中也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归隐田园的躬行实践，诗人的江海余生，侧重彰显漂泊中的自由洒脱，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当江海表隐逸时，最典型的表达是终老江海。这非文人骚客的独有想象，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因失意而欲退隐是文人常态，但终老烟波中更重洒脱之意。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扬长而去。另一范例是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李白与苏轼的想象潇洒且快意，这固然与两人性有关，但即使柳宗元也曾言“幸因解网入鸟兽，毕命江海终游遨”（《寄韦珩》）。显见诗人的江海余生不仅意欲逃离尘劳，更期待寄身江海后的超脱，如曾巩《人情》言：“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吕文仲《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其三：“他年濯纓江海去，终期此日挹浮邱。”即使时间未定，但能“终游遨”，也足以慰当下，振奋人心。

诗人想象“寄余生”的“江海”，是一片风平浪静的水域，

不论人生失意还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彻底远离尘世纷扰。将江海余生与归隐田园相较，更能显其差异。固然二者都意在脱离仕宦尘劳，不再被世俗和权力束缚，从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从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诸实践。但江海余生中，不论是“江海”“五湖”还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实际规划。以苏轼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远景是和苏辙“归田”，其《送竹几与谢秀才》言“老去归田只此身”，《除夜病中赠段屯田》又说“归田计已决”，后来苏轼也确实宜兴买地。所以归田操作性强，也不乏陶潜般的践行者。再看“江海寄余生”，则更像是江边那个寂静深夜里倏忽而至的念头，只是暂时忘却营营。

即使“归田”也处于想象或设想阶段，与想象江海也不尽相同。归田想象中常言及农事生产与乡居日常。陆游《叹老》言“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庾信《归田诗》开篇便言“务农勤九谷，归来嘉一廛”。即使任性疏狂如李白，想象归田时，也言“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赠崔秋浦三首》其二）。归隐田园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迹依然有迹可循。

同时诗人对归隐田园与江海的归属感也有明显差异。通

常前者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而想象江海时，苏轼等人言“寄”，更常见的动词则是“去”。除前文诗词中已频现的“江海去”，苏轼《次韵钱穆父会饮》也言“逝将江海去”。还有如杜甫“欲浮江海去”（《送韦书记赴安西》）；严羽“残生江海去”（《有感六首》其四）等。“寄”与“去”都表明“江海”给人距离感，以及自身面对江海时的客体状态。“归”与“去”之间，既是诗人现实遭际和诗思的流转，也是对二者心理归属亲疏的差异。

“归”田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和耕种的天然亲近，当遭遇失意，便想退隐到淳朴安心的山野乡居生活。而“去”江海，则是去他方开启新旅途，同时将现实困境及人世羁绊皆抛之脑后。田园作为可以回归的抚慰身心的温馨家园，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后归宿，而江海余生则是舍弃一切决绝而去，从此栖居于随心遨游的诗意远方。如岑参《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曰“忘机厌尘喧，浪迹向江海”；李谷《次延兴岛》云“书剑年来违素志，江湖此去寄余生”；范梈《题姑苏丁氏一乐斋》言“扁舟一去江海远，事实由己非由他”等，皆显洒脱不羁之意。

与归隐田园相较，江海将生活行迹的稳定性全然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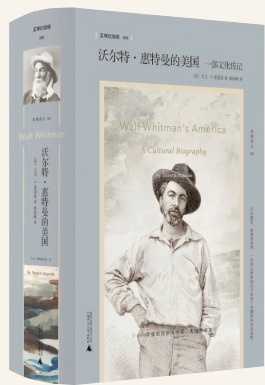


不再遵循世俗价值和标准。“散发弄扁舟”，甚至连最基本的形貌礼仪也不复讲究，一切都“由己非由他”。换言之，漂泊江海是想象脱离既有生活轨道和权力体系，并在全新的生活模式中随心所欲。其不仅追求“归田”中心灵的出离和超然，更期待将身心从尘世全然抽离，这与孤身仗剑天涯的侠士殊途同归，皆在踪迹不定的漂泊中获得自由。所以部分言寄身江海的诗词，不仅突显洒脱恣肆，还不免负才任气的不平之意。而想象与现实判若云泥，真实的渔人生活，除了生存方式迥异，更有漂泊的孤寂，恰如胡俨《题米元晖画》其一中云：“独泛扁舟江海上，信知天地一浮萍。”向往江海余生的诗人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正因深谙这不过是臆想的幻梦，才能如此自由放任的快意。这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片刻，因为即使在“江海去”的想象中，依然有诗人囿于尘俗的挣扎。如李弥逊《同天隐少章游嵩少怀元明》云“苦欲泛江海，有亲在高堂”；许

景衡《寄邱觉》言“每欲扁舟老江海，不堪五斗尚尘埃”。因此将江海塑造成逍遥物外的想象空间，也是诗人面对现实牢笼时的自我抗争。

从形式上看，江海余生是安土重迁的陆地生活者对充满流动性的水上生活的诗意化想象，而剥去想象的外壳，实则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心灵的开解和补偿。在想象的过程中，诗人得以暂时抽离“长恨此身非我有”，忘却“人生在世不称意”，幻想在寄余生的“江海”里，摆脱尘劳缠缚，获得身心的解脱与自由。（刘俞廷）

本周荐书



《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
[美]大卫·S.雷诺兹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上海贝贝特

沃尔特·惠特曼在被公认为美国的国民诗人，不读惠特曼，无以懂得现代美国。他的《草叶集》家喻户晓，他摆脱了旧欧洲的束缚，创造出诗歌的自由体。电影《死亡诗社》中曾屡次出现惠特曼的诗作，片中学生们站上桌子为基廷老师朗诵《啊，船长，我的船长！》已经成为经典一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文学纪念碑丛书近日推出了《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这本权威传记记录和重新诠释了惠特曼史诗般的一生，将诗人置于他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证明他的成就、梦想和渴望都是为了美国。这是一部美国国民诗人标准传记，从博览会到性自由，从禁酒运动到南北战争，以《草叶集》为圆心，展现19世纪美国的社会百态和历史变迁。

书人杂谈

春风不改旧时波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贺知章的家乡在浙江萧山。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一句故乡小儿的笑语相问，言浅而意深，道尽世事沧桑，为后人留下了传诵千年的离人乡愁。

这一年，是唐天宝三年（744年），担任太子宾客、秘书监的贺知章上书要求告老还乡。

作为诗人，他的诗豪放旷达，人称“诗狂”，同时他又喜好交友饮酒。玄宗皇帝看重这位老臣，不仅拜他的儿子贺曾为会稽郡司马以奉老，亲自作诗送他，还命太子及百官为他送行，场面壮观。

贺知章离开长安的这一年，距离他考中乙未科（这一科的考试时间是695年）状元已经过去近50年。几乎半个世纪前，他考中状元，春风得意。恍惚中，从初唐走到盛唐，暮回首，往事如烟。

时间回到显庆四年（659

年），贺知章大约是这一年出生于越州永兴（即今浙江萧山）一个殷实的家庭里，十几岁时便以诗文闻名于当地，贺知章无忧无虑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已过而立的贺知章离家进京赶考，未曾想到，这个来自“南蛮之地”的士子一举夺魁，成为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史记载的状元，被授予国子四门博士，相当于国家最高学府的老师，就此踏入庙堂。

贺知章在长安的生活是诗意的，日常政事之外，他结识了不少同在长安的诗人，他们把贺知章也写进了诗中。“诗圣”杜甫在他的《饮中八仙歌》中第一个说的就是贺知章：“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说贺知章喝醉以后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船上一样摇摇晃晃，醉眼昏花掉到井里头，干脆就在井底睡下了，写出了贺知章的旷达纵逸。

最可称道的是，贺知章晚年与李白的偶遇，一个是成名已久的文坛耆老，一个是初来

乍到的后起之秀，两人刚一见面就成了忘年之交。李白把他刚写的诗《蜀道难》拿出来向贺知章虚心请教，贺知章早就听说过李白，如今再看到其人其诗，一首诗还没看完已经称赞了多次。他不吝溢美之词：“此天上谪仙人也。”两人对酒论诗，何其畅快。李白在贺知章逝世后，曾至其故乡凭吊，作《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中一首写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贺知章的字）。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贺知章之所以有这样的贵人缘，与他的才学分不开，而在唐代，才学的重要表现便是诗艺。贺知章是唐朝著名诗人，以绝句见长，生活中朴素的事物，经他写出来清新婉曲，饶有韵味。请看他写柳树：“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请看他写采莲：“稽山云雾郁嵯峨，镜水无风也自波。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芡荷。”

贺知章的诗好，但遗憾的是太少。他的诗歌今存共二十首，大部分还是应制之作，真正抒发性灵的屈指可数，但就是这几首诗便可见其才学。贺知章作诗很随性，他每在醉后诗兴大发，一写就成，文不加点，而卓然可观。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其实作了两首《回乡偶书》，另一首知道的人比较少，全诗如下：“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镜湖就是今天的鉴湖。镜湖的风光还是那么漂亮，与年轻时见到的一样，这是“故乡的原风景”啊。

贺知章回到故乡不久便去世了。在其去世十多年后，唐肃宗念及旧情（唐肃宗为太子时曾以贺知章为侍读），下诏褒奖，赠礼部尚书，诏书称“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学富才雄，挺会稽之美箭，蕴昆岗之良玉”，意思是说贺知章器量见识平和淡泊，胸襟怀抱温和文雅，神采清逸志向超逸，学问富赡才情雄肆，为美箭、为良玉。（陈乔 丁荣）